

中流

第一册

上海書店出版社

中 流

第一册

上海書店出版社

封面設計 鄺書徑
技術編輯 吳放
責任編輯 鄧小嬌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流：全2冊 / 黎烈文主編.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1

(民國期刊集成)

ISBN 978-7-5458-0943-5

I. ①中… II. ①黎… III. ①文學—期刊—彙編—中國—民國 IV. ①I209.6-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07107 號

中
流

(民國期刊集成) (全二冊)

定價	印張	印刷	發行	出版
壹仟圓	91.25	上海世紀嘉晉數字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福建中路一九三號) 出版社

上架建議：綜合性叢書

ISBN 978-7-5458-0943-5



9 787545 809435 >

定價：1000.00 圓

易文網：www.ewen.co

2015 年 1 月第一版 201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458-0943-5/I · 272

編主文烈黎

中流

1
号刊創

唯物史觀的文學論

實價五角

特價三角五分

森山啓智
廖蔭光譯

這是「唯物論全書」中關於文學部分的名著。原作者是日本新銳的文學理論家。近年來文學論著一類的書很多，但是站在唯物論的基礎之上，處理文學上底諸問題，明顯地指出文藝和社會的必要的著作，却不曾多見。所以這一本文藝理論書是與眾不同；是凡是從事文藝著作的人，和文藝研究者所必須一讀。更是有思想的青年們應以此來批判近代文藝思潮的動向，而為他從事研究文藝的指南針。全書分作四編：一文學和社會生活。二關於創作方法問題。三現代文學之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問題。四關於詩的問題。書末附刊關於創作理解的二三問題。沒有讀過這部書，可以說是沒有理解文藝思潮的能力，也不會過。

新書五種特價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四馬路三二四號

洪深作 農村三部曲

實價八角
特價五角
凡四百五十餘頁。

洪深先生在中國戲劇界與田漢先生號稱二大權威。他的劇本著作不很多。但是每一部戲劇之編成，演出，必須經過極長時間的修潤。所以尤為全國戲劇界所重視。本書內分三部：五奎橋，香稻米，青龍橋。這是洪深先生改變作風，完全接近農民大眾的一部新的力作。全書精印一原冊，

田漢新著 復活六幕劇

實價五角 特價三角五分

田漢先生是中國戲劇界的權威之一。他的作品「田漢戲曲集」五集，曾經銷行過二十萬部。近年來不多著作，今春始應中國舞台協會之請，編製托爾斯泰的「復活」，在南京演出，連演十日，均告滿座。其價值已可想見矣。茲將本劇重加修訂，由本公司刊行。俾全國從事戲劇運動者，得一讀其劇詞為快也。

蘇聯詩壇逸話

這是蘇聯文藝批評家本約明。高力里氏用法文著的一部關於蘇聯詩壇事情，和詩的新理論的力作。為從事文藝及詩的創作家所奉為唯一的理論書。現由戴望舒先生從法文直譯，上卷蘇聯詩壇逸話。在這裏可以看到蘇聯大革命後詩壇的變動。

實價四角
特價二角八分

望道文輯

陳望道作

陳望道先生是誰都曉得的一位文藝作家。這裏有陳先生所討論的大眾語問題。小品文問題。口頭語問題。讀經問題。仍有其一貫的流暢而簡練的筆調。

實價五角 特價三角半



中流

創刊號

民國廿五年九月五日出版

獻詞

編者(一)

「這也是生活」

(雜文)

魯迅(二)

文藝時論

「創作自由」不應曲解

茅盾(三)

對於兩個口號的一點意見

唐弢(七)

我對於國防電影的意見

姚克(九)

我的幼年(作家自白)

巴金(五)

主戰者

張天翼(三)

創

快活的人

艾蕪(三)





作

嫁衣

陸蠡 (三)

變

羅烽 (五)

婆婆話

(漫談)

老舍 (七)

讀了布洛克的「活的過去」(論文)……鄭伯奇 (二)

雨夜

靳以 (三)

孤獨的生活

悄吟 (元)

九月的夜記

舒羣 (五)

戰場

魯彥 (六)

書憨子 (雜文)

陳子展 (四)

報告
文學

生手

華沙 (九)





隨筆

東京隨筆

思慕(六)

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宋之的(五)

出世記

羅暉嵐(七)

水靈山島

(遊記)

蕭軍(吳)

關於髮的故事(作家自白)

巴金(七)

翻譯
批評

讀司湯達小說集

方光燾(吳)

通訊

一本震動全蘇聯的書

殊令畸(二五)

北平素描

張振亞(七)

補白

立此存照(一二)

曉角(四·五)

編後記

編者(三)





獻詞

烈文

近來新出的純文藝雜誌雖多，但側重雜文隨筆的刊物，尚不多見；我們想在這方面湊湊熱鬧，便產生了「中流」。

篇幅雖小，內容却頗廣泛，凡屬文藝範圍以內的，如評論、散文、小說、詩歌、戲劇、書評、遊記、人物印象、通訊、報告文學、生活紀錄等等，都要收羅在這裏面。我們希望這刊物像一桌多樣的筵席，酸、甜、苦、辣，各種味道都有，每個讀者全能在這裏找到自己的嗜好。

因為想使人人都能看得下去，我們雖不提倡什麼性靈文字，但也決不排斥優美的抒情小品；我們雖然歡迎反映現狀的著作，但却絕不向一切作家指定某種中心的主題。

國難嚴重，民族陷危，稍有人心的人，誰不知道，誰不感覺，但在戰壕裏的兵士，有時也需要一點精神的安慰，為什麼我們的讀者現在就僅祇許看到一些激昂慷慨，或是痛哭流涕的文章呢？作家是和社會脫不了關係的，即使寫的並不是大題目，不也可以從那裏面看到一點時代的苦悶嗎？

我們承認一切作家都應當擔負一份救亡圖存，爭取民族自由的責任，但同時我們也相信一切作家必需選取自己最熟稔的題材，方能製出完美的作品。

「中流」就是供給各派作家發表他們的完美的作品之用的。我們希望這小小的刊物能夠貢獻讀者一些可以激發抗敵決心的作品，同樣，我們也希望它能貢獻讀者一些旁的具有藝術價值的文章。





「……這也是生活」

魯迅

這也是病中的事情。

有一些事，健康者或病人是不覺得的，也許遇不到，也許太微細。到得大病初愈，就會經驗到；在我，則疲勞之可怕和休息之舒適，就是兩個好例子。我先前往往自負，從來不知道所謂疲勞。書桌面前有一把圓椅，坐着寫字或用心的看書，是工作；旁邊有一把藤躺椅，靠着談天或隨意的看報，便是休息：覺得兩者並無很大的不同，而且往往以此自負。現在才知道是不對的，所以並無大不同者，乃是因為並未疲勞，也就是並未出力工作的緣故。

我有一個親戚的孩子，高中畢了業，却只好到機廠裏去做學徒，心情已經很不快活的了，而工作又很繁重，幾乎一年到頭，並無休息。他是好高的，不肯偷懶，支持了一年多。有一天，忽然坐倒了，對他的哥哥道：「我一點力氣也沒有了。」

他從此就站不起來，送回家裏，躺着，不想飲食，

不想動彈，不想言語，請了耶穌教堂的醫生來看，說是全體什麼病也沒有，然而全體都疲乏了。也沒有什麼法子治。自然，接連而來的是靜靜的死。我也曾經有過兩天這樣的情形，但原因不同，他是做乏，我是病乏的。我的確什麼慾望也沒有，似乎一切都和我毫不相干，所有舉動都是多事，我沒有想到死，但也沒有覺得生；這就是所謂「無慾望狀態」，是死亡的第一步。曾有愛我者因此暗中下淚；然而我有轉機了，我要喝一點湯水，我有時也看看四近的東西，如牆壁，蒼蠅之類。此後纔能覺得疲勞，纔需要休息。像心縱意的躺倒，將四肢一伸，大聲打一個呵欠，又將全體放在適宜的位置上，然後弛懈了一切用力之點，這真是一種大享樂。在我是從來未曾享受過的。我想，強壯的，或者有福的人，恐怕也未嘗享受過。



記得前年，也在病後，做了一篇「病後雜談」，共五節，投給「文學」，但後四節無法發表，印出來只剩了頭一節了。雖然文章前面明明有一個「一」字，此後突然而止，並無「二」「三」，仔細一想，就會覺得古怪的，但這不能要求于每一位讀者，甚而至于不能希望于批評家。于是有人據這一節，下我斷語道：「魯迅是贊成生病的。」現在也許暫免這種災難了，但我還不如先在這裡聲明一下：「我的話到這裡還沒有完。」

有了轉機之後四五天的夜裏，我醒來了，喊醒了廣平。

「給我喝一點水。並且去開開電燈，給我看看去的看一下。」

「爲什麼……」她的聲音有些驚慌，大約是以為我在講昏話。

「因爲我要過活。你懂得麼？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來，給我喝了幾口茶，徘徊了一下，又輕輕的躺下了，不去開電燈。

我知道她沒有懂得我的話。

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屋子裏顯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識的牆壁，壁端的稜線，熟識的書堆，堆邊的未訂的畫集，外面的進行着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將生活下去。我開始覺得自己更切實了，我有動作的慾望——但不久我又墜入了睡眠。

第二天早晨在日光中一看，果然，熟識的牆壁，熟識的書堆……這些，在平時，我也時常看牠們的，其實是算作一種休息。但我們一向輕視這等事，縱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却排在喝茶搔癢之下，或者簡直不算一回事。我們所注意的是特別的精華，毫不在枝葉。給名人作傳的人，也大抵一味鋪張其特點，李白怎樣做詩，怎樣耍顛，拿破崙怎樣打仗，怎樣不睡覺，却不說他們怎樣不要顛，要睡覺。其實，一生中專門耍顛或不睡覺，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時能耍顛和不睡覺，就因爲倒是有時不要顛和也睡覺的緣故。然而人們以爲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

于是所見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着了腳，



即以爲象的樣子像柱子。中國古人，常常欲得其「全」，就是製婦女用的「烏雞白鳳丸」，也將全雞連毛血都收在丸裏，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却是不錯的。

刪夷枝葉的人，決定得不到花果。

爲了不給我開電燈，我對於廣平很不滿，見人卽加以攻擊；到得自己能走動了，就去一翻她所看的刊物，果然，在我臥病期中，全是精華的刊物已經出得不少了，有些東西，後面雖然仍舊是「美容妙法」，「古木發光」或者「尼姑之祕密」，但第一面却總有一點激昂慷慨的文章。作文已經有了「最中心之主題」，連義和拳時代和德國統帥瓦德西睡了一些時候的賽金花，也早已封爲九天護國娘娘了。

尤可驚服的是先前用「御香縹緲錄」把清朝的宮廷講得津津有味，「申報」上的「春秋」也已經時而大有不同，有一天竟在卷端的「點滴」裏，教人當喫西瓜時，也該想到我們土地的被割碎，像這西瓜一樣。自然，這是無時無地無事而不

愛國，無可爭議的。但倘使我一面這樣想，一面喫西瓜，我恐怕一定咽不下去，卽使用勁咽下，也難免不能消化，在肚子裏咕咚咕咚的響，牠好半天。這也未必是因爲我病後神經衰弱的緣故。我想，倘若用西瓜作比，講過國恥講義，却立刻又會高高興興的把這西瓜喫下，成爲血肉的營養的人，這人恐怕是有些麻木。對他無論講什麼講義，都是毫無功效的。

我沒有當過義勇軍，說不確切。但自己問：戰士如喫西瓜，是否大抵有一面喫，一面想的儀式的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概只覺得口渴，要喫，味道好，却並不想到此外任何好聽的大道理。喫過西瓜，精神一振，戰鬪起來就和喉乾舌敝時候不同，所以喫西瓜和抗敵的確有關係，但和應該怎樣想的上海設定的戰略，却是不相干。這樣整天哭喪着臉去喫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還抗什麼敵。

然而人往往喜歡說得稀奇古怪，連一個西瓜也不肯主張平平常常的喫下去。其實，戰士的日常生活，是並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

八月二十三日

我的幼年

巴金

窗外落着大雨，屋簷上的水漕早壞了，這些時候都沒有修理過，雨水就沿着窗戶從縫隙浸入房裏，又從窗台流到了地板上。我的書桌的一端正靠在窗台下面，一部分的雨水就滴在書桌上，把堆在那一角的書籍，稿件，信函全打濕了。

我已經躺在床上，聽見水滴的聲音纔慌忙地爬起來，扭燃電燈。呵，地板上積了那麼一大灘水。我一個人吃力地把書桌移開，使牠離窗台遠一點。又搬開了那些水濕的書籍。這時候無意間我發見了你的信函。

你那整齊的字跡和信封上的香港郵票吸引住了我的眼光。我拿起信封抽出了那四張西式信箋。我纔記起四個月以前我在怎樣的心情下收到你的來信。我那時沒

有寫什麼話，就把你的信放在書堆裏，以後也就忘記了牠。直到今天，在這樣的一個雨夜，你的信函又突然地在我的眼前出現了。朋友，你想，這時候我還能夠把牠放在一邊而自己安靜地躺回到床上閉着眼睛睡覺嗎？

「爲了這書，我曾在黑暗中走了九英里的路，而且還經過三個冷僻荒涼的墓場。那是在去年九月二十三夜，我去香港，無意中見到這書，便把袋中僅有的錢拿來買了。這錢我原本打算留來坐回鴨巴甸的。」

在你的信函裏而我讀到這樣的話。牠們在四個月以前曾那麼深深地感動了我。就在今天我第二次讀到牠們，我還彷彿跟着

你在黑暗中走路，走過那些荒涼的墓場。你得把我看做你的一個同伴，因為我是一個和你一樣的人，而且我也有過和這類似的經驗，這樣的經驗我確實有的太多了。從你的話裏我看到了一個時期的我的面影。年光在我的面前倒流過去。你的話使我又沈落在一些回憶裏面了。

你說，你希望能夠更深切地了解我。你奇怪是什麼東西把我養育大的？朋友，這並不是什麼可驚奇的事，因為我一生過的是「極平凡的生活。」我說過，我生在一個古舊的家庭裏，有將近二十個的長輩有三十個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個男女僕人。但這樣簡單的話是不夠的。我說過我從小就愛和下人在一起，我是在下人中間長大的。但這樣簡單的話也還是不夠的。我寫出過一部分的回憶，但我同時也埋葬了另一部分的回憶。我應該寫出的還有許多許多的事情。

是什麼東西把我養育大的？我常常拿

這問題去問我自己。當我這樣問的時候，最

先在我的頭腦裏浮動的就是一個「愛」字。父母的愛，骨肉的愛，人間的愛，家庭生活的溫暖。我的確是一個被人愛着的孩子。在那時候一院公館便是我的世界，我的天堂。我愛着一切的生物，我討好所有的人。我願意揩乾每張臉下的眼淚；我希望看見幸福的微笑掛在每個人的嘴邊。

然而死在我的面前走過了。我的母親閉着眼睛讓人家把她封在棺材裏，從此我的生活裏就缺少了一件東西，父親的房間突然變得空闊了，我常常在幾間屋子裏跑進跑出，喚着「媽」這個字。我的聲音白白地被寂寞吞食了，牆壁下母親的照片也不看我一眼。死第一次在我的心下投擲了陰影。我開始含糊地瞭解恐怖和悲痛的意義了。

我漸漸地變成了一個愛思想的孩子。但孩子的心究竟容易忘記。我不會整天垂淚的。我依舊帶笑帶吵地過着日子。孩子的心就像一隻羽毛剛剛長成的鳥兒，牠要飛，

飛，只想飛往廣闊的天空去。

幼稚的眼睛常常看不清楚。鳥兒懷着熱烈的希望展翅向天空飛去，但是一下子就碰着鉄絲網落了下來。我這時纔知道，我並不是在一個自由的天空下面，我被關在一個鉄絲籠裏。家庭如今換了一個面目，牠就是阻礙我飛翔的囚籠。

然而孩子的心是不怕碰壁的。牠不知道絕望，牠不知道困難。一次做失敗的事情，還要接二連三地重做。鉄絲的堅硬並不能夠毀滅鳥兒的雄心，但經過幾次的碰壁以後，連和平的孩子也知道反抗了。

同時在狹隘的馬房裏，我躺在那些病弱的驕夫的烟燈旁邊，聽他們敘述悲痛的經歷，或者在寒冷的門房裏，傍着黯淡的清油燈光聽衰老的僕人絕望地訴他們的胸懷。那些沒有希望只是苦刑般地生活着的人的故事，在我的心上投擲了第二個陰影。而且我的眼睛還看得見周圍的一切。一個抽大烟的僕人周貴偷了祖父的字畫被

趕出去做了乞丐，每逢過年過節，偷偷地跑來，躲在公館門前石獅子旁邊，等着機會去央求一個從前的同事向舊主人討點賞錢，後來終於凍餓地死在街頭。另一個老僕人袁成在外面烟館被警察接連捉去兩次，關了好幾天纔放出來，不久就死在門房裏。我看見他的瘦得像一捆柴的身子躺在大門外石板上，被一張破蓆子掩蓋着。一個老轎夫出去在斜對面一個親戚的家裏做看門人，因為被人誣陷偷竊東西，在一個冬天的晚上用了一根繩帶吊死在大門裏面。這一切在我的眼前發生的時候，我含着眼淚，心裏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說我不要做一個少爺，我要做一個站在他們一邊，幫忙他們的人。

反抗的思想鼓舞着這隻不知天高地厚的幼稚的鳥兒用力往上飛，要衝破那鉄絲網。但鉄絲網並不是那軟弱的翅膀所能夠衝破的。碰壁的次數愈多了。這其間我失掉了第二個愛我的人——父親。

我悲痛我的這不能補償的損失，但我的生活使我沒有時間來專為個人的損失

悲哀了。因為這富裕的大家庭在我的眼前變成了一個專制的王國。仇恨的傾軋和鬥

爭掀開和平的表面而爆發。勢力代替了公道。許多可愛的青年的生命在虛偽的禮教

的囚牢裏掙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於滅亡。這都是不必要的犧牲，然而我站起旁邊却

不能夠做一點救助的事情。同時在我的渴望着發展的青年的靈魂上，過去的傳統和

長輩的威權像一塊磐石沉重地壓下來，「憎恨」的苗於是在我的心上發芽生葉

了。接着「愛」來的就是這個「恨」字。年青的靈魂是不能相信上天和命運

的。我開始覺得這社會組織的不合理了。我常常狂妄地想：我們是不是能夠來改造牠，

把一切事情安排得更好一點。但是別人並不了解我。我只有在書本裏去找我的朋友。

在這種環境中我的大哥漸漸地現出了瘋狂的傾向。我的房間離大廳很近，在靜

夜，大廳裏的一點微弱的聲音我也可以聽見。大廳裏放着五六乘轎子。其中有一頂是

大哥的。大哥這些時候常常一個人夜深跑到大廳裏坐到他的轎子裏面去，慢慢兒用

什麼東西打破轎簾上的玻璃。我因為讀書，睡得很晚，這種聲音我不會錯過。我一聽見

玻璃破碎聲，我的心就因苦痛和憤怒而扭曲起來。我不能夠再把心關在書上，我絕望

地拿起筆在紙上塗寫一些憤怒的字眼，或者捏緊拳頭在桌上捶。

後來我得到了一本小冊子，就是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這是節譯本。）我想不

到世界上還有這樣的書！這裏面全是我想到而沒法說得清楚的話。牠們是多麼明顯，

多麼合理，多麼雄辯。而且那種帶煽動性的筆調簡直要把一個十五歲的孩子的心燒

成灰了。我把這本小冊子放在床頭，每夜都拿出來，用一顆顫抖的心讀完牠。讀了流淚，

流過淚又笑。那書後面附印着一些警句，裏面有着這樣的一句話：「天下第一樂事，雪

夜閉門讀禁書。」我覺得這是千真萬確的。從這時起，我纔明白地意識到正義的感覺。

這正義感把我的愛和恨調和起來。但不久，我就不能以「閉門讀禁書」

為滿足了。我需要活動來發散我的熱情；需要事實來證實我的理想。我想做點事情，可

是又不知道應該怎樣地開頭去做。沒有人引導我。我反覆地翻閱那本小冊子，作者的

名字是真民，書下又沒有出版者的地址。不過給我這小冊子的人告訴我這是陳獨秀

們主持的新青年社翻印的。我抄了那地址下來。這天晚上我鄭重地攤開信紙，懷着一

顆戰慄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給陳獨秀寫信，這是我一生寫的第一封信，我把我的全心

靈都放在這裏面，我像一個謙卑的孩子，我懇求他給我指一條路，我等着他來吩咐我

怎樣獻出我個人的一切。信發出了，我每天不能忍耐地等待着，

我等着機會來犧牲，來發散我的活力。但是回信始終沒有來。我並不抱怨別人，我想或

者是我還不做這種事情，然而我的心却並不會死掉，我依舊到處去找尋方法來準備犧牲。我看見上海報紙下載有贈送夜未央的廣告，我寄了郵票去，在我的記憶還不曾淡去時，書來了，是一個劇本。我形容不出來這書給我的激動。牠給我打開了一個新的眼界。我第一次在這另一國度的一代青年爲人民爭自由謀幸福的鬥爭裏找到了我的夢幻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終身的事業。

不久我意外地得到了一本實在自由錄第一集，那裏面高德曼的文章把我完全征服了，不應該說把我的模糊的眼睛，洗刷乾淨了。在這時候我纔有了明確的信仰。然而行動呢？這問題依舊沒有得到解決。而我的渴望也更加變得迫切了。

大概在兩月以後，我讀到一份本地出版的半月刊，在那上面我看見一篇「適社的旨趣和組織大綱」，這篇文章是轉載的，這是一個秘密團體的宣言。那意見那組織正是我所朝夕夢想的。我讀完了牠，我的心跳

得很厲害。我無論如何不能夠安靜下去。兩種衝突的思想在我的頭腦裏爭鬥了一些時候。到夜深，我聽見大哥的脚步聲在大廳上響了，我不能自主地取了信紙攤在桌上，一面聽着玻璃打碎的聲音，一面寫着願意加入適社的信給那個半月刊的編輯，要他給我介紹。

這信是第二天發出的，第三天回信就來了。一個姓章的編輯親自送了回信來，他約我在一個指定的時間到他家裏去談話。我毫不遲疑地去了。在那里我會見了三四個青年，他們談話的態度和我家裏的人完全不同。他們充滿着熱情，信仰和犧牲的決心。我把我的胸懷，我的苦痛，我的渴望完全吐露了給他們。作爲回答，他們給我友情，給我信賴，給我勇氣，而且對我解說了許多事情。他們把我當作一個熟識的朋友。從他們的話裏我知道適社是重慶的團體，但他們在這里不久也會有一個類似的組織。他們答應將來讓我加入在他們中間，和他們一

起工作。我告辭的時候他們給我幾本適社出版的宣傳冊子，並且還寫了信介紹我給那邊的負責人通信。

事情在今天也許不會是這麼簡單，這時候人對人也許不會這麼輕易地相信，然而在當時一切都是非常自然。我們絕對想不到別的許多事情。這小小的客廳簡直成了我的天堂。在那里的兩小時的談話照徹了我的靈魂的黑暗。我好像一隻破爛的船找到了停泊的港口。我的心情高揚起來，我帶着幸福的微笑回到家裏。懷着拜佛教徒朝山進香時的虔誠，我給適社的負責人寫了信。

我的生活方式漸漸地改變了。我和那幾個青年結了親密的友誼。我做了那半月刊的同人，後來也做了編輯。此外我們還組織了一個秘密的團體均社。我被人稱爲「安那其主義者」，是從這時候起的。團體成立以後就來了工作。辦刊物，通訊，散傳單，印書，都是我們所能夠做的事情。我們有時

候也開秘密會議，時間是夜裏，地點總是在僻靜的街道，參加會議的人並不多，但大家都是懷着嚴肅而緊張的心情赴會的。每次我一個人或者和一個朋友故意東灣西拐，在黑暗中走了許多路，聽厭了單調的狗叫和樹葉飄動聲，以後走到作爲會議地點的朋友的家，看見那些緊張的親切的面孔，我們相對微微一笑，那時候我的心真要從口腔裏跳了出來。我感動得幾乎不覺到自己的存在了。友情和信仰在這一間陰暗的房間裏開放了花朵。

但這樣的會議是不常舉行的，一個月也不過召集兩三次。會議之後是工作。我們先後辦了幾種刊物，印了幾本小冊子。我們抄寫了許多地址，親手把刊物或小冊一一包捲起來，然後幾個人捧着牠們到郵局去寄發。五一節來到的時候，我們印了一種傳單，派定幾個人到各處去散發。那一天天氣很好，挾了一大捲傳單，在離我們公館很遠的一帶街巷裏走來走去，直到把牠們散發

光了，又在一些街道上開步，回知道自己沒有被人跟着，纔放心地去到約定集合的地方。每個人愉快地敘述各自的經驗。這一天我們就像在過節。又有一次我們爲了一件事情印了傳單攻擊當時統治省城的某軍閥。這傳單應該貼在各大街的牆壁上。我分得一大捲傳單回家來。在夜裏我悄悄地叫了一個小聽差跟我一起到十字街口去。他拿着一碗漿糊，我挾了一捲傳單，我們看見牆上有空白的地方就把傳單貼上去。沒有人干涉我們。有幾次我們貼完傳單走開了，回頭看時，一兩個黑影子站在那里讀我們剛纔貼上去的東西。但我相信在夜裏他們要一字一字地讀完牠，並不是容易的事。

那半月刊是一種公開的刊物，社員比較多而複雜。但主持的仍是我們幾個。白天我們中間有的人要上學，有的人要做事，夜晚我們纔有空時間聚在一起。每天晚上我總要走過好些黑暗的街巷到那半月刊社去。那是在一個商場的樓上。我們四五個人

到了那里就忙着卸下鋪板，打掃房間，回答一些讀者的信件，辦理種種的雜事，等候着那些來借閱書報的人。因爲我們預備了一批新書報免費借給讀者。我們期待着忙碌的生活。我們寧願忙得透不過氣來。我們愉快地談論着各種各樣的事情。那個共同的犧牲的渴望把我們大家如此堅牢地縛了在一起。那時候我們只等着一個機會來交出我們個人的一切，相信着在這犧牲之後理想的新世界就會跟着明天的太陽一同升起來。這樣的幻夢固然太帶孩子氣，但這是多麼美麗的幻夢呵！

我就是這樣地開始了我的社會生活的。從這時起，我就把我的幼年深深地埋葬了……

窗外刮起大風。關住的窗門突然大開了。一陣雨點跟着飄了進來。我面前的信箋上也濺了水。寫好的信箋被風吹起，散落在四處。我不能夠再繼續下去了。雖然我還有許多話沒有向你吐露出來。我想我不久還有機會給你寫信，再來敘述那些未說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上面的話能不能夠幫助你多少更了解我一點。但我應該感謝你，因爲你的信給我喚起了這許多可寶貴的回憶。那麼就讓這風把我的祝福帶給你罷。我現在也該躺一躺了。